

交誼典

交誼典第一百四卷

疑忌部總論

書經 周書周官

蓄疑敗謀

傳積疑不決必敗其謀

疏戒羣臣彊於割斷蓄積疑惑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

荀子 大略

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蔑孽也

漢劉向新序 雜事

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賸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

王符潛夫論 賢難

所謂賢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妒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

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妒況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夫國不乏於妒男也猶家不乏於妒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妒過己者豈希也予以唯兩賢爲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絀白公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免誘以刑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妒豈若此甚乎

冊府元龜 宰輔忌害

失懷強忤之心蓄回遁之計以蔽賢爲念構害能之禍忌前而固寵惡直而醜正斯人倫之凶德天罰之不宥者也其或以小人之質乘君子之器竊據臺鼎躬握鈞樞啟納乃猷進退多士而乃乘乎威勢恣其愛憎巧誣善良中傷才彥或擁隔於外俾蹈乎禍機或交構於中驅致於吏議或沮其覲見之禮或遏其柄用之命至使耆德棄遠吉士幽憤悖王化之紀致國家之敗曷嘗不繇是哉

將帥忌害

夫將帥之臣安危所寄專制師律總統和門故當竭節以奉上推誠而率下乃有乘多難之際竊戎

重之柄跨據方面志在自專憚幕府持嚴毅之節惡偏裨有威武之稱或強諫而忤意或正言而拂心舉吏法以中傷因師敗而歸罪致其奔亡之禍起於竊發之事蓋王綱之不競天憲之未加然而覆宗絕嗣隨亦至矣

疑忌部紀事

左傳僖公九年晉卻芮使夷吾重賄秦以求入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絲枝曰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昭公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

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鉗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 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

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

翼也

韓非子內儲說上篇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妒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僂此不恭之患也

田居乙記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

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

史記蕭相國世家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赦之

翟方進傳方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後漢書劉表傳表爲荊州刺史乃遣從事中郎韓嵩詣曹操觀望虛實及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

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詣嵩將斬之嵩不爲動容乃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但囚嵩而已
魏志呂布傳布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
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爲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與張揚合紹令衆追之皆
畏布莫敢逼近者

世說補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答曰英雄忌人既出
下東階劉元德從西階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吳志孫峻傳峻爲大將軍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
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引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

前趙錄趙染率衆歸劉聰聰以爲平西將軍次新豐東晉將索綝率兵討之染有輕敵之意長史魯
徽諫曰困獸猶鬪況於國乎染曰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劍也帥精騎戰於城西敗績悔曰吾不
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乃斬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悞諫違謀戇而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
逞過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繼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

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眠牀枕而死及死叱行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劉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鯁染之謂也

前燕錄黃泓傳泓爲進謀將軍太史令嘗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諂事上庸王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爲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己易心

世說新語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南史徐摛傳摛爲晉安王侍讀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摛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閒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臨此郡

魏書公孫表傳表燕郡人爲吳兵將軍攻滑臺不拔遂圍虎牢及車駕次汲郡太史令王亮表奏置軍虎牢東不得利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太宗雅好術數乃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表與渤海封愷友善後爲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固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爲人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至於死李順傳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北史魏收傳黃門郎崔陵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陵爲帝登祚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陵深忿忌

李崇傳崇弟子諧諧子若乾明初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說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凡所話談每多會旨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搆其短坐免官

三國典略齊斛律光之入寇也周將韋孝寬忌之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

大相殺孝寬陰令巖作謠言曰百斛飛上天明月耀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櫛樹不扶自堅乃間謀遺其文於鄴中齊人用是而殺斛律光明月光字也

西墅記譚隋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羣臣皆以爲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惡其出己因事誅之臨刑問道得空梁落燕泥否

冊府元龜唐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走聊城神通進至聊城會化及糧盡僞降遷延以俟外救旣而士及自濟北饋之化及軍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內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君德之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諾而退 李敬元爲中書令高宗咸亨中聞朱

敬則之名召見與語大悅將加擢用敬元深毀之遂受洹水縣 張說爲中書令元宗開元十三

年車駕東封回陳州刺史李邕於汴州謁獻詞賦甚稱帝旨頗自矜銜說甚惡之

本事詩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元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讎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爲海燕詩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祇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斥

冊府元龜李揆肅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修國史矜能護短以工部侍郎于休烈修國史與己齊列嫉之力奏改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下之

世說補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成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卽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見聞搜玉唐時吳人顧況得李鄴侯服氣之法侯亦待以殊禮及侯卒作海鷗詠以寄懷大爲權貴所嫉詩曰萬里飛來爲客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鷗夷奈爾何

冊府元龜李說爲河東節度使德宗貞元中李景略爲豐州刺史甚有威名迴紇使至皆坐拜之於庭中後爲說行軍司馬迴紇使梅錄參軍入朝說置宴會有梅錄爭上下坐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前過豐州都邑識景略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端公耶不意在此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再拜遂命之居次坐時將吏賓客顧景略皆嚴憚說心不平厚賂中尉竇文場將去景略使爲內

應歲餘風言迴紇將南下陰山豐州宜得人文場言景略堪爲邊任乃以景略爲豐州刺史

韓遊環爲邠寧節度時范希朝爲邠寧都虞候德宗幸奉天希朝戰守有功累加兼中丞爲寧州刺史遊環入覲自奉歸邠州以希朝素整肅有聲畏其逼己求其過將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德宗聞之趣召至京師賓於左神策軍中

北夢瑣言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以其子濤不解而第爲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疏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冤其略云一從先帝又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己之短取誚於人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爲溫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緬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止使下員外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卽知綯之遺賢矣

唐羅給事隱頻不得意未免怨望竟爲貴子弟所排

契闊東歸黃寇事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有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糝糠也由是不果召

輝王卽位天祐中朱全忠以舊朝廷官尙在班列將謀篡奪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舊相裴樞獨孤損崔遠陸辰王溥大夫趙崇王贊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時宰相臣柳璨性陰狡貪權惡樞等在己之上與全忠腹心樞密使蔣立暉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樞等俄而廷範轅裂立暉與柳璨及弟瑤瑊相繼伏誅

用府元龜劉士寧鎮汴州其大將李萬榮與其父元佐同里閭少相善寬厚得衆心士寧疑之去其兵權令攝汴州事萬榮深怨之

梁賀環爲滑州節度使北面招討使時兩京馬軍都軍使許州節度使謝彥章爲排陣使同領大將駐於行臺塞與晉人對壘彥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晉人或望我軍行陣整肅則相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不敢以名呼其爲敵人所憚如此是時咸謂賀環能將步軍彥章能領騎士旣名聲相軋故環衷心忌之一日與環同設伏於郊外環指一方地謂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中央坦夷好列柵之所尋而晉人舍之故環疑彥章與晉人通又環欲速戰彥章

欲持重以老敵人環益疑之會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朱瑋所誣環遂與瑋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
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於軍以謀叛聞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
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兼中書令莊宗同光中幽州節度使李存審痼疾屢作堅求入覲求鑒以情
告崇韜在晉陽之時功名在存審之下旣權寵時重人士輻輳不欲加己每陰沮之存審妻郭氏與
崇韜宗姓泣訴於崇韜曰公不垂保惜忍令死棄北荒崇韜愈懷慙忿明年春存審疾甚上章數四
乞生覲天顏又不之許存審伏枕而歎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年不敢言功幸而無過今日天下
一統遠裔近塞皆得面覲彤庭射鉤斬祛之人孰不奉觴丹陛獨予擁隔豈非命哉自是漸增危懼
薨於幽州 安重誨爲樞密使兼中書令天成中任圖以功拜平章事判三司重誨忌之嘗會於
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深先是使人食券皆出於戶部重誨止之俾須內出爭於御
前往復數四竟爲所沮求罷三司俄除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駕幸夷門至鄭門聞朱守殷叛重
誨慮爲結構立遣人稱制就害之又符習爲邢洛節度使初習與霍彥威畫赴難之謀重誨名位猶
下二人旣藉宿望議論多抗重誨銜之習在鎮以軍政委判官劉搏性褊而猾物論惡之有言於重

誨者重誨具以聞天成四年召習京師復授宣武軍節度使重誨心猶不悅會汴人言習厚賦錢以代納藁及軍租加省耗繇是罷歸京師私第授太子太師致仕又皇甫立代北人也明宗之刺代州署爲牙較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委信之王建立安重誨策名委質皆在立後明宗踐祚以立爲忻州刺史頻詔安重誨授一藩鎮重誨奏曰立嘗申意於臣且願舊地繇是遷改留滯蓋重誨扼之也陸游南唐書周宗傳宗少事烈祖爲給使恩顧日洽益預議論宋齊丘始忌之一日烈祖臨鏡理白鬚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微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丘齊丘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其將還留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丘馳至金陵爲險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事乃已但黜宗爲池州副使汪台符傳台符歛人能屬文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台指宋齊丘頗抑之台符貽齊丘書誚其疾已才齊丘大怒密使人誘台符乘舟痛飲至石頭蚶蜢磯下沈殺之

朱元穎傳元穎以功加都監與邊鎬許文縝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柵且及壽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

之

十國春秋南唐韓熙載傳元宗嗣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賜緋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隨事舉正無隱大爲宋齊丘馮延巳所忌契丹入汴晉主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契丹已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喪師福州初議寘軍法齊丘爲請止削官遷外郡熙載奏請無赦又數言齊丘黨與必基禍亂熙載雖不能飲齊丘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

耶律韓留傳重熙元年遷同知上京留守改奚六部禿里太尉性不苟合爲樞密使蕭解里所忌上欲召用韓留解里言目病不能視議遂寢四年召爲北面林牙帝曰朕早欲用卿聞有疾故待之至今韓留對曰臣昔有目疾才數月耳然亦不至於昏第臣驚拙不能事權貴是以不獲早覲天顏非陛下聖察則愚臣豈有今日耶

宋史趙上交傳後唐同光中嘗詣中山王都有和少微者亦在都門下忌之頗毀訾上交都遂不

爲禮

曹彬傳彬子瑋拜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己指爲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所忌卽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韋矢箠自隨

趙鼎傳鼎眞定人周祖鎮鄴中鼎委質麾下周祖開國擢爲作坊副使慕容彥超據兗州叛以鼎爲行營步軍都監兗州平轉作坊使鼎自以逮事霸府復有軍功而遷拜不滿所望居常怏怏時樞密使王峻秉政鼎疑其軋己一日使酒詣其第毀峻峻不之責

趙普傳普爲政頗專廷臣多忌之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

張洎傳洎擢監察御史自以論事稱旨遂肆彈擊無所忌大臣游簡言等嫉之會李景遷國豫章留煜居守卽薦洎爲煜記室不得從

洎與錢若水同在禁林甚被寵顧時劉昌言驟擢樞要人望甚輕董儼方掌財賦欲以計傾之會楊徽之錢熙嘗言洎及若水旦夕當大用熙以語昌言昌言曰洎必參政柄若水後進年少豈遽及此時翰林小吏諮事在側昌言慮洎聞之卽對小吏盡述熙言